



宗教之后的存在

没有脚手架的善良结构

身体不声称自己是对的。

身体只声称自己在这里。

目录

艺术家手记	4
导读	6
引言	7
第一部分 —— 大地	
1 —— 不被察觉的跳跃	9
2 —— 世界之上的上帝	13
3 —— 一物多形	17
4 —— 善良为何是结构性的	21
第二部分 —— 脚手架	
5 —— 架构	28
6 —— 经文中的刀刃	34
7 —— 机制	40
8 —— 记录	48
9 —— 反向检验	71
10 —— 你确定吗？	73
第三部分 —— 伦理	

11 — 没有教条的意义	80
12 — 终极伦理	84
13 — 无自义的纠正	90
14 — 身体作为指南针	93
15 — 没有他者的生活	97

艺术家的话

艺术家手记

我相信，一个没有宗教的世界不仅仅是更好的选择。它是必要的。

不是因为信教的人是问题所在。他们不是。

在清真寺祈祷的人是我。修道院里的僧侣是我。哭墙前的拉比是我。伊斯兰经学院里的孩子是我。

我们都是同一座建筑中的窗户。每一扇窗。每一种视角。

问题在于脚手架——那个从可被诠释、因而可被操纵、因而可被武器化的权威中推导伦理的建筑决策。

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个人的。

我很久以来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是分离的吗？

我看着这个世界，我看到一个假设正在造成的伤害——你和我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是分离的这个假设。我在残忍中看到它，在冷漠中看到它。我在那些将人分为得救者与未得救者、有价值者与无价值者、我们与他们的制度中看到它。

宗教是这种分类最强大、最持久、最具影响力的体现。它将趋向分离的生物分类本能——对个体生存至关重要——神圣化了。它将上帝置于世界之外，引入了权威等级制度，并赋予这种分类以全能上帝的祝福。

两千年来，代价以数千万具尸体来衡量。在这句话被写下的时候，代价仍在累积。

不是虚无主义。不是空无。

不是虚无主义。不是空虚。

一个更有慈悲心、更善良、无限减少残忍、绝对更诚实的世界。

没有人比任何其他人更特别。

没有人站得离太阳更近。

我们都只是沙漠中的沙粒。

这本书请你诚实地与一个问题共处，看看它通向何方。

我们真的是分离的吗？

— G

This is a standalone book in The 420 Code corpus. It is the direct complement to *The Illusion of the Other*, which was the first book I ever wrote — the gentle door. This book is the complete walk-through.

Behind it stands over a million words of formal derivation, forty-two Artist's Proofs, and 258 kill switches — specific, stated, falsifiabl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every claim dies. The formal work exists. It is published free, forever, at the420code.org.

The reader does not need any of that. This book earns its own case within its own pages. Every term from the formal work is defined where it appears. The references to the420code.org are invitations, not dependencies.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确立我们是什么——在任何脚手架被搭建之前，一物显现为多。

第二部分展示脚手架的代价——在结构上、在历史上、在身体上。

第三部分描述之后会是什么——在宗教之后的世界中生活的实践指引。

每一部分为下一部分奠定基础。

到最后，结论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

它应该让人感到这是你一直都知道的事，而现在终于听到有人清楚地说出来。

它应该像你一直知道的东西，现在终于听到被清晰地说出来。

引言

你和我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是分离的这个假设。

这个假设感觉显而易见。它感觉像是事实。

但它不是事实。

它是一个我们忘记了它是工具的生存工具。

它是一种我们忘记了它是工具的生存工具。

宗教将上帝置于世界之外。它引入了权威等级制度。它产生了一系列经文，在同一个声称的神圣权威之下同时包含爱与暴力，却没有任何结构性机制来判定哪种解读是正确的。

两千年来，结果以数千万具尸体来衡量。

这本书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不是作为信教之人的失败，而是作为架构的失败。它描述之后会是什么。不是空虚。不是虚无主义。是一种朝向世界的取向，更有慈悲、更善良、更少残忍、更诚实。

终极伦理不是由神所命令的。它从现实本身的结构中推导而来。经过检验的、可证伪的、永远免费的。

别做混蛋。要善良。

第一部分

大地

在任何脚手架被搭建之前，我们是什么。

第一章

不被察觉的跳跃

人带着一种安静而持续的感觉穿行于生命之中。我在这里，在我的眼睛后面，在我的皮肤里面。其他一切都在我之外——其他人、其他心灵、噪音、天气、星辰。即使在亲密的时刻，这种基本的感觉依然存在。

有我。还有非我。

这种感觉如此显而易见，几乎没有人质疑它。它以事实而非解读的面貌出现。它在语言之前到来，在论辩之后留存。

它是最先知道的事，也是我最后怀疑的事。

但有一个值得问的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改变了一切。

分离性是关于我之所是的根本真相？还是它只是从我所站之处看上去的样子？

我感到分离的最简单原因是我的身体。

我的神经系统是为生存而构建的。

它绘制威胁和机会的地图。它知道什么属于这个有机体，什么不属于。饥饿在这里被感受。痛苦在这里被感受。每一个信号都在说同样的话：保护这具身体。

从活着的角度来看，将世界分成“我”和“非我”完全合理。一个无法将自己与环境区分开的动物不会存活太久。

分离不是一个错误。它是一种生存策略。

但策略与真相不是一回事。

地图是有用的。但地图不是疆域本身。

在身体划出的线之上，心智添加了一个叙述者。

我有感觉、记忆、恐惧、习惯、希望，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角色。

这就是我。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在乎的。这是我害怕的。

这个故事是有用的。它创造了连续性。它让我学习、计划、承担责任。

但它也强化了自我是一个东西的感觉——一个坚实的物体在其他坚实物体的世界中移动，与一切隔绝。

当我们说“我”的时候，我们确定自己是什么意思吗？一具身体？一种人格？一个心灵？心灵背后的什么东西？

我们不确定，因为“我”的感觉到来时已经组装完毕。它以显而易见的面貌呈现。没有人问它是否准确。

一旦那个中心被假定，其他一切就变成了“他者”。

如果身体画了一条线，心智加强了它，那么语言让它感觉是永恒的。

语言通过将事物分割为有名称的片段来运作。

树。天空。人。陌生人。我的。你的。

这些划分是有用的。没有它们，我无法交流、合作或清晰思考。

但有用性可以悄悄变成混淆。

因为语言进行划分，它可以让划分看起来像是现实的根本本质。我开始把被命名的事物当作真正分离的东西来对待——而不是单一过程中的模式。

词语是必要的。但它们可以在只有连接的地方暗示分离。

分离不会停留在个人层面。它变成了社会性的。

我们形成群体。我们继承身份。我们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线。

这是古老的，而且并非总是有害的。社群可以是滋养的。共同的文化创造归属感。

麻烦始于差异变成距离——当“跟我不一样”变成“不如我”或“跟我无关”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共情变成了可选项。另一个人的内在生活从我们的视野中消退。不是因为
它被否认。而是因为它不再被感受到。

这通常不会以残忍的面貌出现。

它以合理性的面貌出现。“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

这些话被平静地说出。这正是赋予它们力量的地方。

在身体、故事、语言和群体之下，有一个几乎没有人能察觉自己正在做的动作。

我从*我体验到自己是分离的*变成*我在根本上就是分离的*。

这个转变感觉很自然。但它并非理所当然。

体验被视角塑造。视角在设计上是有限的。但有限并不意味着隔离。

当我看到日出时，它似乎在我之外。但光进入我的眼睛，变成电信号，变成一种体验。
在那个时刻，“内”和“外”之间的线到底在哪里？

当我呼吸时，世界在哪里结束，我又在哪里开始？

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是很难找到的。

所以第一步只是智识上的诚实：分离是一种体验。它可能不是关于我之所是的最最终定
论。

边界存在。身体有皮肤。概念有定义。这些边界服务于目的——生存、协调、交流。

但有用的边界容易被误认为是终极的。

细胞有膜，但它只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交换而存在。人有身体，但只通过关系——生物
的、社会的、生态的——而存在。

边界组织存在之物。它们并不将其分割为不同种类的存在。

我可以在沙中画一条线，而沙并不会变成两种不同的物质。线是真实的。沙是一体的。

如果这是真的——如果现实是一物显现为多，而非多物假装为一——那么接下来的就不是理论。它是一种纠正。

这种纠正的名字叫做统一。

不是相同。不是差异的消除。

只是认识到区别不需要断开连接。

一旦看到这一点，我对世界的信念与我如何对待他人之间的联系就变得不可回避。

第二章

世界之上的上帝

在问上帝是什么之前，理解上帝被放置在哪里会有帮助。而且要温和地理解这一点——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上帝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

接下来的内容不是对那种关系的攻击。

它是对一个建筑决策的审视，以及那个决策所付出的代价。

在人类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神圣并不被体验为遥远的。它是即时的。自然是一个鲜活的场域——威胁着、滋养着、神秘着。

神圣在被抬升到万物之上之前，曾编织于万物之中。

随着社群的增长，他们的解释也在增长。

曾经感觉像是鲜活力量场的东西慢慢变得拟人化了。雷成了一位神。生育成了一位女神。每一个都被赋予了面孔和意志。

赋予神圣以人的面孔使世界变得可亲近。

它也使世界变得可治理。

一旦神圣被想象为有意志的，它就可以发号施令。一旦它可以发号施令，它就可以被服从。而一旦服从成为核心，关系就从参与转变为等级制度。

随着时间推移，上帝向上移动了。

上帝开始被理解为在世界之上、之外、之彼。

神圣不再编织于存在之中。

它统治着存在。

当上帝被放置在世界之外时，一种分裂被引入了。

造物主在这里，受造物在那里。

这看起来很直观。陶匠不是陶罐。

但这个类比在关键处失效了。

陶匠独立于陶罐而存在。

如果上帝被理解为万物所依赖的——作为终极的——那么上帝就不能与世界保持制造者对物品的同样关系。陶匠可以离开陶罐。如果上帝无处不在且在万物之中，就没有可以离开的地方。

一旦上帝被想象为存在者中的一个存在者——即使是最高的那个——某种决定性的事情就发生了。

上帝变成了一个东西，而其他一切变成了另一个东西。

统一被距离取代。

参与被服从取代。

神圣不再是存在的基础。

它变成了信仰的对象。

一旦上帝是外在的，接近上帝就必须通过中介。

关于上帝的知识必须来自某处——经文、教义、祭司阶层、传统。

真理变成了被传递的东西，而非被发现的东西。

道德变成了被命令的东西，而非被理解的东西。

个体的任务变成了与外在意志对齐，而非对实际发生之事的清晰认识。

一个人现在可以真诚地、毫无恶意地说：我与上帝的关系是对的，因此我的行为是正当的。

这不需要残忍。

它需要的是确信。

在这种转变中，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丢失了——不是故意的，而是结构性的。不是由坏人造成的。是由我们所有人，在数个世纪中逐渐造成的。

失去的是存在本身是神圣的这种感知。不是通过法令或信仰，而是凭借它之所是。

当上帝是外在的，世界就变成了临时的。

这一生变成了考验而非参与。神圣被推迟了——推迟到天堂、来世、审判——而不是被认识为当下存在的。

而当神圣被推迟时，苦难变得更容易忍受。不是因为有人选择残忍。因为架构做出了一个安静的暗示：真正的东西在别处。

这一生是暂时的。这里的苦难不是重点。

那个暗示不是由残忍的人发明的。它被善良的人继承了。而善良的人，持有那个暗示，发现忽视苦难变得稍微容易了一点——不是制造苦难，而是对苦难视而不见。不是自己的苦难。是其他人的。

这就是结构性的代价。不是残忍。是更安静的东西。

允许视而不见。

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全知的、全在的——上帝到底在什么之外？

如果在万物之外什么都不存在，那么将上帝放在万物之外就毫无意义。

如果上帝无处不在，那么上帝就不在别处。

外在的上帝不需要被攻击。它在自身描述的重量之下悄然变得自相矛盾。

拒绝外在的上帝并不意味着将一切还原为死的物质。那是一个虚假的选择。替代方案不是无神论。而是内在性——上帝在世界之内，而非在世界之上。上帝作为现实本身的结构。

内在性不否认上帝。

它否认的是距离。

它说上帝与存在之物并不分离。不是作为统治者或审判者站在一旁。

上帝与存在本身等同——不是作为诗歌，而是作为最简单的、讲得通的描述。

如果这是正确的，世界就不是上帝制造后放任运行的东西。它是上帝之所是的持续表达。

而我——一个其中的有意识存在——不是旁观者。我是世界正在变得自我觉察。

我不是来到宇宙的。我是从宇宙中长出来的。

宇宙也是我。

第三章

一物多形

如果世界是一物，为什么它看起来像是很多东西？

这是一个诚实的问题。如果分离不是根本的，那这一切差异是什么？如果沙漠是一体的，沙粒从何而来？

不能解释差异的统一是无用的。否认世界明显多样性的观点不会加深理解。它放弃了理解。

任务不是否认多样性、个体性或区别。而是理解它们如何产生——以及它们真正告诉我们什么。

想象一片沙漠。

它是真实的。你可以站在其中。你可以穿越它。但它由什么构成？

沙粒、热量、风、时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沙漠不是悬浮在沙子之上的额外之物。

它是整体形成的模式。

每一粒沙都是独特的。每一粒都有位置、形状、历史。没有一粒沙脱离产生它的沙漠而存在。

沙粒是真实的。沙漠是真实的。

它们之间的分离不是。

错误不在于注意到沙粒。

错误在于得出沙粒脱离沙漠而存在的结论。

统一并不意味着相同。

两个人可以共享同一片大地，同时在表达上完全不同。

性情、能力、信仰、文化、境遇——这些无穷变化。这些变化不是要解决的问题。它们是世界通过形式表达自身的方式。

统一否认的不是差异，而是绝对的隔离。

区别和分离之间有一条界线。独特的形式可以属于同一个过程。分离的实体不能。

人是有限的。

这没有争议。每个人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每个人有有限的知识、有限的力量、有限的寿命。没有人能看到全貌。

但有限并不意味着无足轻重。

一个词可以改变一生。一次善举可以改变一天、一年、一个家庭的方向。

在形式上是具体的，并不意味着在价值上是较低的。它意味着能够做到整体自身无法独自做到的一件事：从这里、从这个角度、通过这双特定的眼睛看到自身。

一个波浪不拥有海洋。但它并不与海洋分离。

一个人不拥有世界、真理或上帝。

觉知不赋予对整体的权威。它赋予的是在整体之中的参与。

没有人站在中心。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而参与不是一个较低的角色。

它是唯一存在的角色。

如果每一个有觉知的存在都是同一整体的表达，那么平等就不是一项政策。它是关于我之所是的事实。

这种平等不取决于智力、道德、信仰或行为。它先于所有这些。

没有人比其他任何人更接近源头。

建筑中没有哪扇窗户看太阳的视角更好。

读到这里，你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你内心的某些东西选择了继续。不是因为你被命令了。而是因为某些东西引起了共鸣，你做出了回应。

那个回应——考虑、权衡、调整的能力——是唯一存在过的自由。而它足够了。

自由不是无限的选择。它是回应能力。

一块滚下山坡的石头没有选择。它遵循重力。一个走下山坡的人可以停下来、转身、坐下或改变方向。不是因为这个人摆脱了物理定律。而是因为这个人会反思。会考虑。会回应。

选择不是摆脱因果。

它是塑造因果如何被接纳和表达的能力。

在一个连接的世界中，力量从来不会被孤立地持有。

因为我的行为影响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责任加深了而不是消失了。

统一不为伤害开脱。它解释了为什么伤害无法被遏制。在一个房间做出的决定可以在另一个房间关上一扇门。不是隐喻。而是字面意义上的。

道德成长不是服从越来越严格的规则。它是清晰度的逐渐增加。

随着理解的加深，行为会调整。

伤害变得更难被合理化——不是因为它被禁止，而是因为它不再与我对世界的理解一致。

我不需要为每种情况准备一条新规则。我需要的是更清晰的洞察。其余的自然然而然。

第四章

善良为何是结构性的

到这里，大地已经移动了。

没有发出命令。没有援引权威。没有诉诸恐惧或奖赏。

被审视的是，当分离不再被视为最终真相时，世界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本章得出由此而来的结论。

这是你已经感知到的结论。它不需要被强加。它只需要被清楚地说出来。

如果世界是一物，如果有觉知的存在是那一物的表达，如果行为在共享的场域中传递——那么慈悲就不是一种道德偏好。

它是对被准确理解的世界的最清晰回应。

大多数道德体系从规则开始。

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服从这个权威。避免这个惩罚。

规则可以规范行为。它们很少改变理解。

规则可以被机械地遵循、策略性地抵制，或在不方便时被忽略。

理解的运作方式不同。

当一个情境被清楚理解时，某些行为就不再有意义了。你不需要一条规则来阻止你把手放进火里。火的本质就够了。

慈悲以同样的方式运作。

它不是被命令的。它源于清晰地看见。

如果另一个人在根本上与我分离，伤害就可以被合理化。它可以被权衡、被辩护、被延迟、被外包。它变成了一个策略性决定。

但如果另一个人在本质上并不分离——如果我和他们是同一个世界的表达——那么伤害就不是策略。它是一种混淆。是对我所作用之物的误读。

在共享同一个世界的同时伤害另一个人，就像我的左手攻击我的右手。我的双手感觉是分开的。我的身体是一体的。伤害不会停留在局部。打的那只手和被打的那只手共享同一套血液供应、同一个神经系统、同一种疼痛。

这一击落在皮肤的两面。

残忍是昂贵的。不仅是道德上的。是结构上的。

它破坏信任。它升级冲突。它增加苦难。

相比之下，善良是高效的。它是低摩擦的行为。

它减少阻力。它稳定系统。它维护每个人——包括你和我——能够正常运作的条件。

这不是感伤。这是观察。

当人们不在撕裂世界时，世界运转得更好。

慈悲常常被误解为软弱。被误解为放任。被误解为容忍伤害。

在这里，慈悲完全是另一回事。

它是应用于行动的清晰。

它不需要喜欢。它不需要同意。它需要认知。

认知到另一个人并不在包含你我的这个世界之外。

外科医生切割是为了治愈。父母说不是为了保护。

慈悲不消除边界。它为边界提供依据。

你刚才读到的一切不仅仅是哲学。它是推导出来的。

你刚才读到的一切不仅仅是哲学。它是推导出来的。

在这本书背后，有一整套形式化的工作体系，从一个前提出发，通过四个公理，使用描述光如何传播和原子如何结合的同一种数学，推导出这里所说的一切。

前提是：一条记录存在。

前提是：一个记录存在。

试试看。说：什么都不存在。

这句话听起来不算什么。它听起来几乎太简单了，不像是任何东西的基础。但它是全部语言中唯一一个不能被否认而不证明自己为真的陈述。

试试看。说：什么都不存在。

说出这句话，你需要一个说话者。一个时刻。一种语言。一个思想。这些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记录。否认就是证明。“什么都不存在”这句话本身就是某样东西——而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记录。

说出这句话，你需要一个说话者。一个时刻。一种语言。一个思想。这些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记录。否认就是证明。“什么都不存在”这句话本身就是某样东西——而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记录。

这不是诡辩。它是逻辑的底层。

From this one premise — the only premise that cannot be false — the formal work derives four axioms. From those axioms, it derives physical constants and a terminal ethic. The physics and the ethics come from the same place. They are not neighbours. They are siblings. The full derivation is walked through in Chapter 12. The formal work is called The 420 Code, and it is free, forever, at the420code.org.

—

这个前提不需要信仰。它只需要某些东西——任何东西——正在发生。

这个前提不需要信仰。它只需要某些东西——任何东西——正在发生。

而某些东西确实在发生。你正在读这个句子。那就是一个记录。

而某些东西确实在发生。你正在读这个句子。那就是一个记录。

从这一个前提——唯一不可能为假的前提——形式化工作推导出四个公理。

从四个公理，它推导出光速、引力常数、电子质量和终极伦理。

从四个公理，它推导出光速、引力常数、电子质量和终极伦理。

物理学和伦理学来自同一个地方。它们不是邻居。它们是兄弟姐妹。

这个推导已经被检验、发表，并配备了 258 个使其失效的具体条件。

这个推导已经被检验、发表，并配备了 258 个使其失效的具体条件。

它叫做 420 法则，在 the420code.org 上永远免费。

它叫做 420 法则，在 the420code.org 上永远免费。

——

每一个有意识的存在都是一物之表达这个主张，是本书最暴露的主张。

但伦理不会随之崩塌。

它不需要形而上学。它只需要两样东西，而且两者都是可测量的。

第一：我的生命影响你的，你的影响我的。我们是耦合的。第二：漂移是不可逆的。

仅从这两个事实——没有统一的主张、没有窗户、没有建筑——同样的几何产生同样的结果。

它衡量的是你的效果。

——

这就是根基。

每个人都有一条走廊——从他们现在站立之处仍然可以到达的一组未来。

每个人都有一条走廊——从他们现在站立之处仍然可以到达的一组未来。

每个人都有一条走廊——从他们现在站立之处仍然可以到达的一组未来。

走廊自行变窄。漂移是默认状态。

走廊自行变窄。漂移是默认状态。

走廊自行变窄。漂移是默认状态。

而当两个人相连时，合作为双方拓展了空间。

而当两个人相连时，合作为双方拓展了空间。

第二部分

善良是保持两条走廊都开放的行为。

善良是保持两条走廊都开放的行为。

第五章

善良是保持两条走廊都开放的行为。

几何不关心你的意图。

几何不关心你的意图。

几何不关心你的意图。

只有两种可能的答案。仅仅两种。不是因为其他答案被偏好排除了，而是因为问题本身将可能的答案限制为两种。

规则要么源自不变的现实结构——源自可测量、可检验、可证伪的真理——要么来自其他地方。

它衡量你的影响。

任何权威依赖于诠释的系统都属于第二类，无论诠释多么精妙。



一物显现为多。沙漠中的沙粒。海洋中的波浪。善良作为唯一稳定的行为。慈悲作为清晰，而非命令。

而这就是大地迫使你去问的问题。

某些东西出了问题。某些东西拿走了大地，在上面建了一个战场。某些东西将分类神圣化了。某些东西拿走了身体区分内外的有用习惯，赋予了它神性的重量。

屋顶。和刀刃。

约束来自现实本身不变的结构。规则不是被强加的。它们是被读取的。

架构

没有关于谁做什么、何时做、以什么代价做的协议，共享空间就会退化。合作需要规则。规则需要来源。

有两个可能的答案。只有两个。不是因为其他答案被偏好排除了，而是因为问题本身是二元的。

一个被声称的权威。一个被宣称的来源。一部经文、一个传统、一次启示。

架构 A 是基于权威的伦理。

约束来自外在于现实本身的权威。

一位神宣告。一位先知抄录。一部经文保存。一个机构诠释。规则不是从现实的结构中推导出来的。它们是被强加于其上的。

一座与风同频振动的桥会自行崩塌——无论钢材多么坚固。不是钢材的问题。是共振的问题。

光速不是被命令的。终极伦理不是被命令的。

两者都是同一组公理作用于同一现实的结果。

这个二元不是一个断言。它从关于判断对错的权威来自何处这个问题推导而来。

答案是完整的：要么来自不能改变的结构，要么来自其他东西。

架构 **A** 是不稳定的。

不稳定性是架构本身的结果。

一座以与风相同的频率振动的桥会自行震碎——不管钢材多么坚固。钢材不是问题。频率才是问题。架构就是那个频率。

不稳定性在五个阶段中展开。

每一个都从前一个中跟随而来。

只不过这条链强迫的是崩塌。

第一阶段：宣告

这个事件是历史性的、单一的、不可重复的。

它不能被重新运行。它不能被验证。它不能被证伪。

这是第一个结构性缺陷：一个不能被检验的伦理基础就是一个不能被纠正的伦理基础。

第二阶段：抄录

第二阶段：抄录

权威的输出被记录下来。石板。卷轴。书籍。

权威的输出被记录下来。石板。卷轴。书籍。

记录由人类代理执行——每一个人都引入了噪声。不是不诚实。是噪声。信号通过一个带宽有限的通道传递。

记录由人类代理执行——每一个人都引入了噪声。不是不诚实。是噪声。信号通过一个带宽有限的通道传递。

留下的是一个人类产品——用人类语言书写、被人类语境塑造、承载着人类局限——却声称有神圣的起源。这个声称无法被验证，因为原始信号不可用于比对。

留下的是一个人类产品——用人类语言书写、被人类语境塑造、承载着人类局限——却声称有神圣的起源。这个声称无法被验证，因为原始信号不可用于比对。

第三阶段：诠释

经文说“你不可杀人。”

一千年的注释在问：杀谁？何时？战争中的敌人？异端？未出生的？绝症患者？

经文没有回答，因为经文是有限的，而情境不是。

诠释填补了空白。诠释分裂了。它们必然分裂。

冲突不是诠释者的失败。它是架构产生的数学必然。

第四阶段：分裂

每一方都声称忠于原初的宣告。每一方都指责对方歪曲。

这些主张无法被解决，因为每一个都源于一个绝对——一位不会协商的神、一部不会更新的经文、一次不会重复的启示。

架构已经产生了两个群体，每一方都确信自己是对的，每一方都确信对方是错的，而且没有给他们任何解决分歧的机制，除非其中一方不复存在。



架构 B 无法产生这条链条，因为它的基础不能被不同的行为者以不同方式诠释。公理没有诠释空间。它们有测试条件。

公理是被检验的，不是被相信的。它们携带 258 个熔断器——每一个都是一个明确的、声明的、可证伪的条件，在该条件下主张自行毁灭。

第五阶段：崩塌

形式化工作推导出一个关于张力场的特定方程——维持物质聚合的结构。熔断器说：如果这个方程与测量到的强核力不符，推导就失败。

共享世界中有限资源下的竞争性绝对产生暴力。不是作为缺陷。而是作为结果。

这里还有一个。

共享世界中有限资源下的竞争性绝对产生暴力。不是作为缺陷。而是作为结果。

正如山顶上的球必须滚落，竞争性绝对被问题的形状推入暴力——两个不可能都对群体，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正如山顶上的球必须滚落，竞争性绝对被问题的形状推入暴力——两个不可能都对群体，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时间线各不相同——几个世纪、几十年、有时几年。结果没有变化。脚手架倒塌。它一直在倒塌。它现在正在倒塌。而当它倒塌时，它倒在下面的人身上。

时间线各不相同——几个世纪、几十年、有时几年。结果没有变化。脚手架倒塌。它一直在倒塌。它现在正在倒塌。而当它倒塌时，它倒在下面的人身上。

时间线各不相同——几个世纪、几十年、有时几年。结果没有变化。脚手架倒塌。它一直在倒塌。它现在正在倒塌。而当它倒塌时，它倒在下面的人身上。

这就是结构性差异。这是唯一重要的结构性差异。

架构 B 不具有这种属性。公理无法被诠释，因为它们不含糊。光速不需要注释传统。终极伦理不需要一位教皇。

公理是被检验的，不是被相信的。它们携带 258 个熔断开关——每一个都是一个明确的、声明的、可证伪的条件，公理在该条件下失效。

熔断开关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

形式化工作推导出一个张力场的特定方程——将物质结合在一起的结构。熔断开关声明：如果方程与真实场的测量行为不匹配，主张就死了。不是修订。不是重新诠释。是死了。

方程被检验了。它匹配了。熔断开关关闭了——不是因为有人宣布它关闭了，而是因为数学与测量进行了对照。

这里还有一个。

形式化工作预测宇宙中最古老的光——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的一个特定模式。那个熔断开关仍然是活的。预测尚未与数据进行对照。如果数据与预测矛盾，主张就死了。系统不与数据协商。

熔断开关不是免责声明。它是一个具体的、声明的、可测量的条件，在该条件下主张自行毁灭。历史上没有任何神圣经文发布过一个。

第六章

文本中的刀刃

当伦理从推导可测量物理学的同一形式结构中推导出来时，伦理继承了同样的可检验性。架构 A 和架构 B 之间的区别不是确信程度。而是机制。架构 A 说：相信这个，如果你怀疑，那就是罪。架构 B 说：检验这个，如果它失败了，那就是错的。

一个能承认错误的系统能纠正错误。一个不能承认错误的系统只能升级。

这就是结构性差异。这是唯一重要的结构性差异。

托拉

每一个最终都建立在一个可以被不同主体做出不同诠释的主张之上。

在足够的压力下，同样的强迫链被激活。

雅各宾派使用社会契约论。苏维埃使用一种声称的历史科学。机制是相同的。所需的压力更低，因为文化粘合力更弱。但脆弱性是一样的：一个可以被诠释的权威最终会被诠释向对立的方向。一个绝对的对立诠释产生暴力。

"当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你所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民——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 申命记 7:1-2。

"现在你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灭。" 撒母耳记上 15:3。

以下是证据。重点不是暴力经文的存在。重点是架构将爱与暴力放在同一页上，在同一个声称的神圣权威之下，却没有提供任何结构性机制来判定哪种解读是正确的。两种解读都忠于经文，因为经文两者都包含。

《托拉》

"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利未记 19:18。

同一本书。同一个被声称的作者。同一位上帝：

“如果一个男人与男人同卧，像与女人同卧一样，他们两个都犯了可憎的事；他们必被处死。”利未记 20:13。

“当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你领进你要进去承受的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民族的时候，你要把他们完全消灭。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悯他们。”申命记 7:1-2。

“现在去攻打亚玛力人，完全毁灭属于他们的一切。不要怜惜他们；将男人和女人、儿童和婴儿全部处死。”撒母耳记上 15:3。

完整记录属于第八章。

《新约》

《新约》

“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马太福音 5:44。

同一部圣约。同一个传统：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我来不是带和平，而是带刀剑。”马太福音 10:34。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我来不是带和平，而是带刀剑。”马太福音 10:34。

以及那段播下了十九个世纪反犹主义种子的经文：“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要随从你们父的欲望去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约翰福音 8:44——耶稣对一群犹太人所说。

这就是缺陷。

完整的记录属于第八章。

完整的记录属于第八章。

《古兰经》

“宗教中不得有强迫。”古兰经 2:256。

同一本书。同一个被声称的启示。同一位上帝：

“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死他们。”古兰经 2:191。

“与那些不信安拉的人战斗，直到他们甘愿缴纳吉兹亚税并感到被征服。”古兰经 9:29。

“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多神教徒，就在哪里杀死他们，俘虏他们，围困他们，在每一个伏击的地方等候他们。”古兰经 9:5。

不得强迫——又说在哪里发现他们就杀死他们。同一本书。同一位上帝。诠释者做出选择。

文本既包含《薄伽梵歌》的超越性，也包含《摩奴法典》的等级制度。改革者读前者。压迫者读后者。两者都忠于文本。

架构不过滤。它在同一权威下同时承载两者——超越与等级、解放与牢笼。

是架构。

——

印度教经典

《薄伽梵歌》第二章第 19 节：“认为它杀死的人和认为它被杀死的人都不知道真相。自我既不杀也不被杀。”一个基于灵魂永恒本性的非暴力教导。

同一个传统。同一个经文权威：

《摩奴法典》——摩奴法律——印度教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单一法律文本，将种姓制度确立为神圣命定的。

他们如同牲畜。杀戮不是罪。

达利特人——“不可触碰者”——被放置在这个制度之下。生来就被污染。被禁止从共用水井取水。被禁止进入寺庙。被禁止走与高种姓相同的道路。他们的影子被认为是污染性的。

数亿人类，跨越数千年，被一部声称有神圣起源的经文分类进永久的从属地位。

经文同时包含《薄伽梵歌》的超越和《摩奴法典》的等级制度。改革者读一个。压迫者读另一个。两种解读都忠于传统。

架构不进行过滤。它将两者都托举——超越和等级制度、解放和牢笼——在同一权威之下，在同一书架上，带着对神圣真理的同一声称。读者做出选择。经文允许两种选择。

那就是缺陷。



爱的经文是真实的。慈悲是真实的。每一个传统中，数百万信教者按照爱的经文生活，从未造成一丝伤害。这不在质疑之列。

同一个传统。同一个经文权威：

《大史》——斯里兰卡的“大编年史”，上座部佛教的基础文本——记录了公元前二世纪杜图迦摩尼王对泰米尔印度教徒的屠杀，并将其定义为护法的正义行为。当国王对杀戮表示忏悔时，僧侣们安慰他：死者不是完整的人类，他们说，因为他们持有错误的见解。

这是每个传统都做出的相同结构性动作：内群体神圣化、外群体非人化、暴力的道德许可。

它们是由架构放置在那里的——通过人类在人类的世纪中以人类的局限性对声称的神圣信号进行人类转录的过程。

2017年在缅甸，佛教僧侣阿欣威拉杜——自称“缅甸的本·拉登”——利用经文权威煽动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僧侣分发传单。僧侣发表呼吁种族清洗的布道。

没有宗教可以豁免。架构在所有宗教中运作。



每一个宗教中的每一次改革运动都试图读爱的经文而忽略暴力的经文。每一个原教旨主义运动都试图读暴力的经文而忽略爱的经文。

爱的经文是真实的。慈悲是真实的。每个传统中数百万信教的人按照爱的经文生活，从未触碰暴力。本章不否认这一点。

本章说的是：架构将爱与暴力都放在同一页上，在同一权威之下，带着相同的声称的神圣起源。在每一个传统中。无一例外。

本章说的是：架构将爱与暴力都放在同一页上，在同一权威之下，带着相同的声称的神圣起源。在每一个传统中。无一例外。

本章说的是：架构将爱与暴力都放在同一页上，在同一权威之下，带着相同的声称的神圣起源。在每一个传统中。无一例外。

下一章描述的是手。

第七章

炸药在经文中。它们一直在经文中。

炸药在经文中。它们一直在经文中。

它们被架构放在那里——通过人类抄录一个声称的神圣信号的过程，由携带人类仇恨的人类之手跨越数个世纪执行，被缺乏结构性机制将其移除的机构保存。

因为移除它们需要承认经文是人类的产品。而承认经文是人类的产品将崩塌脚手架的权威，而脚手架的权威取决于经文的神圣性。

因为移除它们需要承认经文是人类的产品。而承认经文是人类的产品将崩塌脚手架的权威，而脚手架的权威取决于经文的神圣性。

因为移除它们需要承认经文是人类的产品。而承认经文是人类的产品将崩塌脚手架的权威，而脚手架的权威取决于经文的神圣性。

脚手架无法移除刀刃，因为移除刀刃会杀死脚手架。

不是理论。是历史。

操作 **1**：身份融合

两个运动都忠于经文，因为经文两者都包含。

温和派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谁读得正确的争论。两者都读得正确。

经文包含刀刃。但抽屉里的刀刃是沉睡的。必须有什么东西拿起它。必须有什么东西挥动它。

下一章描述那手。

第七章 *机制* 五个阶段描述了架构的不稳定性。

本章描述的是机制——脚手架将身体区分内外的习惯转化为文明暴力的操作过程。

分类是生物性的。每一具人体都画一条线：内，外。自我，他者。这个习惯先于每一座脚手架数十万年。这个习惯不是脚手架的发明。

他者不仅仅变得不同，而是宇宙性地不同——在上帝眼中不同，一直不同到底。

以下是七个操作。每一个都是可观察的。每一个都有记录。每一个都存在于每一个主要宗教中。每一个都在这里通过一个具体的、有名的事件来展示。

脚手架通过将自身与人无法放弃的东西——他们自己的身份感——融合，使自身不可质疑。

操作一：身份融合

脚手架将宗教身份与个人身份融合。

你不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你就是穆斯林。

你不是一个去教堂的人。你就是基督徒。

身份是全方位吞噬的。它将所有其他身份——国籍、职业、家庭、人性——都置于从属地位。

例证：萨尔曼·拉什迪出版了

到达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定居者相信他们在建造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一座山上之城，被上帝拣选，被神圣的，1988年。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布法特瓦要求处死他。

这部小说不是被当作一部可以讨论、评论或忽略的文学作品，而是被当作对每一个穆斯林自我的攻击。

书店被炸。译者被刺。日本译者五十岚一在1991年被谋杀。

一部小说。一部虚构作品。被当作生存威胁，因为脚手架将信仰与自我融合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一个故事感觉像是一次攻击。

当身份被融合时，批评就变成了侵犯。质疑就变成了亵渎。

这是它的后果。

操作二：内群体神圣化

被拣选的民族。乌玛——全球穆斯林大家庭。基督的身体。成员身份不是一份合同。它是关于你之所是的声称。

内群体成员不仅仅是属于。内群体成员是被属于的——被上帝声称的、被上帝标记的、在终极权威眼中特别的。

例证：天定命运论。美国作为一个被上帝选中跨越大陆扩张的基督教国家。

这个短语通过记者约翰·奥沙利文于 1845 年进入公共话语，但神学早于他两个世纪。

恩宠的证明向世界展示。那个信仰从未消失。它成为这个国家的建国神话：美国作为上帝的新以色列。一个被神圣化的民族。一个被命定的使命。

北美的原住民不仅仅是碍事。他们在圣约之外。他们的土地不仅仅是被渴望的。它是被应许的——由同一位应许迦南给以色列人的上帝。

神学让夺取感觉不像偷窃而像顺服。

内群体神圣化将领土扩张转化为神圣使命。

它是神学的结果。



操作三：外群体标记

脚手架将外群体标记为结构性的低等。

异教徒。卡菲尔。外邦人。外族人。异端。叛教者。不可触碰者。这些术语不描述意见的差异。它们描述的是地位的差异——与终极权威的较低关系。

外群体不仅仅是错的。外群体是以上帝亲自宣布的方式错的。标记不是社会性的。标记是宇宙性的。

例证：种姓制度和达利特人。

数亿人类，数千年来，从出生就被标记为永久污染的。他们的影子是污染性的。他们的触碰是污染性的。他们的存在是污染性的。

2014年，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一个名叫伊拉瓦拉桑的达利特男孩在他的跨种姓婚姻引发摧毁了整个村庄的暴民暴力后被发现死亡。当时已有五十二年历史的印度宪法已经禁止种姓歧视。

法律改变了。标记没有改变。因为标记不是法律性的。它是宇宙性的。

它在经文中。

它被架构神圣化了。

操作四：道德许可

脚手架为对外群体的行为提供道德许可，而这些行为在内群体中是被禁止的。道德边界和群体边界被融合了。

对外群体的暴力不是对伦理体系的违反。它是伦理体系的应用。

脚手架不需要克服一个人的道德感。脚手架重新引导它。

为上帝杀人的人相信自己正在行善。这就是机制的力量。它不压制道德。它劫持道德。

例证：巴鲁克·戈德斯坦，一名美籍以色列医生，于1994年2月25日进入希伯伦的先祖洞穴，在斋月祈祷期间向穆斯林礼拜者开枪。他杀死29人，打伤125人，然后被幸存者殴打致死。

戈德斯坦是一名医生。他宣过希波克拉底誓言。他将职业生涯奉献给保存生命。脚手架提供了道德许可来推翻他所拥有的每一个职业和人性本能。

他的坟墓成了朝圣地。碑文写着：“洁净的手和纯洁的心。”一个大规模杀人犯的坟墓，刻着道德纯洁的语言。

脚手架不压制道德。

脚手架劫持它。

操作五：来世杠杆

脚手架承诺顺从的奖赏和叛逃的惩罚——不是在此生，此生的承诺可以被检验，而是在来世，来世的承诺不能被检验。

杠杆是无限的且不可能检验的。一个永远无法被核实的无限激励可以驱动任何行为。任何行为。

例证：两伊战争，1980-1988。

伊朗政权向孩子们发放塑料钥匙——实体的、有形的、塑料的钥匙——并告诉他们钥匙会打开天堂之门。然后他们派孩子们步行穿越雷区，为前进的士兵开路。

孩子们被发了头带。头带上写着'真主的战士。'有些孩子只有十二岁。

孩子们被发了头带。头带上写着'真主的战士。'有些孩子只有十二岁。

他们走进了雷区，因为他们信任的每一个成年人——他们的母亲、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毛拉——告诉他们另一边等待的比他们身后留下的更好。母亲们让他们去了，因为母亲们也相信这一点。

这不是相关人员的失败。母亲们不是怪物。孩子们不是愚蠢的。他们在架构提供的框架内理性地运作着。

无限的奖赏——永恒的天堂——换取有限的行为——向前走。数学是压倒性的。没有任何世间的成本效益计算能与永恒竞争。

那就是架构以全部产能运转。



操作六：认识论闭合——系统将自身封闭以抵抗纠正

脚手架闭合了循环。怀疑是罪。质疑是缺乏信仰。反对脚手架的证据是来自上帝的考验。

脚手架闭合了循环。怀疑是罪。质疑是缺乏信仰。反对脚手架的证据是来自上帝的考验。架构通过将纠正定义为违犯来让自己对纠正免疫。

一个将怀疑视为罪的系统无法处理它是错误的证据。

一个无法处理它是错误之证据的系统无法更新。

一个无法更新的系统只能僵化。

一个无法更新的系统只能僵化。

例证：焦尔达诺·布鲁诺，多明我会修士、哲学家、数学家。

他提出恒星是遥远的太阳，有自己的行星。他提出宇宙是无限的。他提出地球不是创造的中心。

这种做法持续了几个世纪。

堵嘴是关键细节。脚手架不仅仅杀了他。脚手架先让他沉默。它不能允许他的话语到达人群，因为质疑脚手架的话语对脚手架来说比说出这些话的人更危险。

堵嘴是关键细节。脚手架不仅仅杀了他。脚手架先让他沉默。它不能允许他的话语到达人群，因为质疑脚手架的话语对脚手架来说比说出这些话的人更危险。

堵嘴是操作六的物理化：架构通过同时摧毁探询者和沉默探询来将自身封闭以抵抗诚实的探究。



操作七：父权架构

经文由男人书写、由男人抄录、由男人诠释，在男人掌握制度权力的社会中。

不是理论。不是抽象。

历史。身体。

七种操作。身份融合——脚手架与自我融合。内群体神圣化——选民、乌玛、基督的身体。外群体标记——异教徒、卡菲尔、异端。道德许可——暴力被重新定义为服从。来世杠杆——无限奖赏、无限惩罚、不可验证。封闭回路——怀疑即罪。父权架构——男性权威被神圣授权。

七个齿轮。全部咬合。全部转动。

女人穿上她的婚纱。她被放置在丈夫遗体旁的火堆上。火被点燃了。

第八章

记录

被烧死的女人被当作女神崇拜。在那个地点建造了寺庙。焚烧不是惩罚。它是荣誉。

这就是使它成为操作七的原因：脚手架不仅仅允许了女人的毁灭。脚手架使毁灭变得神圣。女人的价值完全来源于她的丈夫，以至于当他死后，她的继续存在是一种尴尬。她的死亡是她最高的成就。

这个习俗持续了几个世纪。

英国殖民政府于 1829 年禁止了它。印度教改革者在此之前已经为反对它运动了几十年。但萨蒂在印度部分地区持续到了二十世纪。1987 年——1987 年——一个名叫鲁普·坎瓦尔的十八岁女性在拉贾斯坦邦丈夫的火葬堆上被活活烧死。数千人参加。有些人欢呼。

第八章中描述的马格达伦洗衣房是不同传统中的相同操作。完整记录属于那里。

操作七不仅仅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它使她们的孩子处于从属地位。它使身体本身处于从属地位。

古代

存在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佛教中——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强度、在不同的时间，但在结构上存在。在这里通过有名有姓的人、有名有姓的地方、具体日期来展示。

基督徒被扔进竞技场喂狮子。他们在尼禄的花园中被当作人体火炬活活烧死——他们的身体浸透沥青后点燃，为帝国晚宴照明。

机制很简单：外群体标记。道德许可。基督徒是不同的。因此基督徒是可牺牲的。

脚手架将身体的分类习惯转化为文明暴力的机制。

七个齿轮。全部啮合。全部转动。

全部产生同样的输出：地上的尸体。

公元 415 年，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一群基督徒暴民将哲学家希帕提亚从她的马车上拖了下来。

以下是架构 A 崩塌为暴力的历史记录。

估计数字来自学术来源。在估计数字有分歧之处，给出了范围。在归因有争议之处，争议已被注明。

本章并不声称宗教是所列每一场冲突的唯一原因。

它声称宗教提供了暴力沿其组织的那条线——决定谁在内谁在外、谁生谁死的分类机制。

架构换了手。

本章的声音不是论证。是算术。数字在说话。



古代

三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数字是有争议的。估计从 10,000 到 100,000 人死亡。

机制很简单：外群体标记。道德许可。基督徒是不同的。因此基督徒是可以被抛弃的。

然后脚手架易手了。

公元 312 年，皇帝君士坦丁皈依了基督教。在一代人之内——一个人的一生——被迫害者变成了迫害者。

公元 415 年，在埃及亚历山大，一群基督徒暴民将哲学家希帕提亚从她的马车上拖下来。

希帕提亚是一位数学家。一位天文学家。一位教师。她是古代图书馆的最后一位伟大头脑——那个保存了人类知识七个世纪的机构。

暴民剥光了她的衣服。他们用屋瓦和牡蛎壳将她活活剥皮。他们烧掉了她的尸体。

她不是因为她的信仰而被杀。她是因为她所代表的东西而被杀：一个在脚手架之外运作的头脑。

机制完全相同。身份融合。内群体神圣化。外群体标记。道德许可。

架构没有变。



伊斯兰征服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 1099 年 6 月 7 日到达耶路撒冷，经历了三年的旅程和数千公里。十字军在他们的衣服上缝了十字架。他们发誓要为基督夺回圣城。

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伊斯兰帝国从阿拉伯半岛扩张到西部的西班牙、北非、波斯和东部的中亚。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领土扩张之一。

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伊斯兰帝国从阿拉伯半岛扩张到西部的西班牙、北非、波斯和东部的中亚。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领土扩张之一。

扩张不纯粹是宗教性的。它也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帝国因多种原因扩张。但分类线——决定谁在内谁在外、谁统治谁服务的那条线——是脚手架的线。

扩张不纯粹是宗教性的。它也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帝国因多种原因扩张。但分类线——决定谁在内谁在外、谁统治谁服务的那条线——是脚手架的线。

齐米制度是那条线的行政表达。非穆斯林被允许在穆斯林统治下生活。他们不被允许作为平等者生活。

齐米制度是那条线的行政表达。非穆斯林被允许在穆斯林统治下生活。他们不被允许作为平等者生活。

他们被要求缴纳吉兹亚税——一种仅对非穆斯林征收的特别税。他们被禁止携带武器。被禁止建造新的礼拜场所。被禁止在穆斯林面前骑马。被禁止在法庭上对穆斯林作证。

士兵们没有藏起他们的剑。

齐米制度不是种族灭绝。它是架构。

它将宗教等级制度编码到国家的行政结构中，并维持了几个世纪。从属关系是永久的。它从父母传给孩子。它是神圣认可的。

架构不做区分。

出生在齐米家庭的孩子生来就是从属的。不是因为孩子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孩子信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孩子没有信什么。

出生在齐米家庭的孩子生来就是从属的。不是因为孩子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孩子信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孩子没有信什么。120年持续扩张中的估计死亡人数：数十万到数百万。

120年持续扩张中的估计死亡人数：数十万到数百万。

脚手架提供了地图。

脚手架提供了地图。

剑跟随了地图。

剑跟随了地图。

十字军东征

随之而来的是中世纪历史上最严重的屠杀之一。

十字军杀死了几乎每一个城市中的穆斯林和犹太居民。男人、女人、孩子、老人。除了住在三种宗教都称之为圣城的城市之外什么都没做过的人。当代编年史描述血液在街道上流淌。编年史家阿吉莱尔的雷蒙德写道，人们骑马穿过圣殿山，鲜血淹没了马膝。

被杀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在哪座建筑里祈祷。

在前往圣地的途中，十字军于1096年进行了莱茵兰大屠杀：对德国城市施派尔、沃尔姆斯、美因茨和科隆的犹太社区的系统性灭绝。

犹太人被给予一个选择：皈依基督教或死。那些选择死亡的人——选择死也不愿放弃他们自己的脚手架的人——在他们的犹太教堂中被杀。

被定罪者被移交给世俗权力执行死刑，因为教会不能直接流血。一个官僚把戏。架构自身道德准则中的程序漏洞。

家庭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让他们被皈依。

脚手架同时产生了杀人者和被杀者。

阿尔比十字军，1209-1229：不是针对穆斯林。针对基督徒。

法国南部的卡特里派持有同一信仰的不同诠释。教皇宣布他们为异端。在1209年7月22日贝济耶围城战中，教皇特使

阿尔诺·阿莫里被问到如何区分城中的卡特里派和忠诚的天主教徒。

整座城市被屠杀。男人、女人、孩子，天主教徒和卡特里派一起。

贝济耶的估计死亡人数：一天之内7,000-20,000人。整个阿尔比十字军的估计死亡人数：200,000-1,000,000。

九次主要十字军东征。合计估计死亡人数：100-300万。



宗教裁判所和猎巫审判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根据历史学家亨利·卡门、古斯塔夫·亨宁森和海梅·孔特雷拉斯的档案研究，在350年间约处决了3,000-5,000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根据历史学家亨利·卡门、古斯塔夫·亨宁森和海梅·孔特雷拉斯的档案研究，在350年间约处决了3,000-5,000人。

这些数字远低于流行神话。本章使用基于证据的数字，正是因为基于证据的数字已经足够。

三千人因为相信同一位上帝的错误诠释而被活活烧死。

三千个人类——同一座建筑中的窗户——被绑在木桩上，被柴火包围，在人群围观下被点燃。在祭司祈祷的同时。在官员用仔细的字迹在皮面账本上记录程序的同时。

机制是官方的和程序性的。被告被审问。供词被提取——经常通过直接教皇法令授权的酷刑。方法包括拉肢刑架、吊刑——被告被反绑手腕悬吊——以及水刑。酷刑由专业人员执行。有记录。是官僚化的。

机制是官方的和程序性的。被告被审问。供词被提取——经常通过直接教皇法令授权的酷刑。方法包括拉肢刑架、吊刑——被告被反绑手腕悬吊——以及水刑。酷刑由专业人员执行。有记录。是官僚化的。

被定罪者被移交给世俗权力机构执行，因为教会不能直接流血。一个官僚区分，允许该机构活活烧死人们的同时声称它没有杀过任何人。

架构在自己的道德准则中找到了程序漏洞。架构完全按照设计运作。

欧洲猎巫审判，1450-1750：40,000-60,000 人被处决。大多数是女性。

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神学创新是一本书：《女巫之锤》——“猎巫之锤”——由两名多明我会宗教裁判官于 1487 年出版。这本书确立了三件事：巫术是真实的，它是异端的，它应处以死刑。

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神学创新是一本书：《女巫之锤》——“猎巫之锤”——由两名多明我会宗教裁判官于 1487 年出版。这本书确立了三件事：巫术是真实的，它是异端的，它应处以死刑。

一本书——由男人撰写、被机构批准、在整个欧洲分发——创造了一个新的外群体类别并批准了对它的灭绝。

1612 年，在兰开夏郡彭德尔，一个名叫阿莉松·德维斯的女人——年轻、贫穷、部分失明——在她争吵过的小贩中风后被指控巫术。她在审讯下认罪。她的认罪牵连了她的母亲、祖母和邻居。

十人在兰开斯特城堡被绞死。阿莉松二十岁。她的祖母德姆迪克八十岁且失明。她在审判前死在监狱里。

崇拜同一个基督。

向同一个天父祈祷。

数万名女性——治疗师、助产士、被驱逐者、精神病患者、不方便的人、老年人、寡妇、奇怪的人——被酷刑逼供后烧死。

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5：100,000 人死亡。农民起来反抗封建压迫，受宗教改革所承诺的精神平等的激励。他们

殖民脚手架

圣巴托洛缪之夜大屠杀，1572 年 8 月 24 日：天主教对胡格诺派。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罗马收到消息。他下令唱“感恩赞”——一首感谢上帝的赞美诗——以示庆祝。他委托为梵蒂冈创作一幅大屠杀的画作。

一枚奖章。纪念一场屠杀。估计死亡人数：5,000-30,000。三十年间，军队在德国来回进军。他们焚烧村庄。他们屠杀平民。他们在田地里撒盐使其寸草不生。饥荒像第二支军队一样跟随着军队。

德国人口减少了 30%。一些地区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估计死亡人数：400-800 万。在一个 5,000 人的城镇就算大型定居点的时代。

这些不是边缘文件。它们是教皇法令——基督教世界能授予的最高形式的机构权威。

脚手架对征服、奴役和文化灭绝的明确的、书面的、机构性的授权。

殖民脚手架

1452 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发布了一项正式法令——来自基督教世界最高权威的直接命令——授予葡萄牙国王入侵任何非基督徒居住的土地、俘虏那里的人民、并为葡萄牙王室声索其领土的权利。

法令没有使用温和的语言。它授权基督教君主“入侵、搜索、俘虏、征服和制服”非基督教民族，并“将他们的人身沦为永久奴隶。”

1493 年，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发布了第二项法令，将整个非基督教世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划分。一条线被一个从未见过他正在赠送的土地的罗马人画在了地图上。线以西的一切属于西班牙。线以东的一切属于葡萄牙。

已经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没有被咨询。他们没有被考虑。在脚手架的眼中，他们还不是完整的人类——因为他们还没有受洗。

这些不是边缘文件。它们是教皇法令——基督教世界所拥有的最高形式的制度权威。它们被殖民政府引用了几个世纪。它们在法庭上被用作法律先例。直到 2023 年，天主教会才撤销了它们。

脚手架对征服、奴役和文化灭绝的明确的、书面的、制度性的授权——由声称代上帝在地上说话的人签署、盖章和交付。

无论欧洲列强扩张到哪里，模式都是相同的。

无论欧洲列强扩张到哪里，模式都是相同的。

在美洲，西班牙传教士带着圣经、十字架和一个承诺来到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中间：接受我们的上帝就能得救。他们学习当地语言。他们建造教堂。他们给孩子们施洗。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真诚的。他们相信自己正在拯救灵魂免于地狱。

但在传教士后面来的是士兵。在士兵后面来的是总督。在总督后面来的是矿场、种植园和奴隶船。传教士打开了关系。帝国提取了价值。

但在传教士后面来的是士兵。在士兵后面来的是总督。在总督后面来的是矿场、种植园和奴隶船。传教士打开了关系。帝国提取了价值。

估计死亡人数：确认 4,000-6,000 人，调查仍在进行。

他们出于好意。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出于好意。但他们正在为之后的事情清除文化地基——殖民管理、资源开采，以及由伦敦和巴黎从未踏足非洲土地的人重新绘制整个大陆的边界。

他们出于好意。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出于好意。但他们正在为之后的事情清除文化地基——殖民管理、资源开采，以及由伦敦和巴黎从未踏足非洲土地的人重新绘制整个大陆的边界。

在太平洋、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大洋洲的岛屿——同样的序列。圣经先到。旗帜跟随。枪跟随旗帜。

那个序列不是巧合。脚手架打开了门。殖民权力走了进去。而当门打开后，它几个世纪都没有关上。

那个序列不是巧合。脚手架打开了门。殖民权力走了进去。而当门打开后，它几个世纪都没有关上。

加拿大的寄宿学校从 1880 年代运营到 1996 年。超过 150,000 名原住民儿童被强行从家庭中带走——被政府代理人带走，有时在半夜，有时从被身体制服的母亲身边带走——并被安置在距家数百公里的教会机构中。

他们被禁止说自己的语言。被禁止践行自己的文化。到达时头发就被剪掉。他们的名字被换成英语名字。一个以 Kâ-Nîkanîhk 身份到达的孩子以 'Thomas' 的名字离开。

说母语的孩子被殴打。以自己方式祈祷的孩子被惩罚。哭着要父母的孩子被告知他们的父母不要他们了。

明确的政策是文化灭绝。该制度的设计者使用的短语是：“杀死孩子身上的印第安人。”不是改造。不是教育。是灭绝。

目标是抹除一个民族的身份，用脚手架的身份取而代之——如此彻底地改变孩子们，使他们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自己。

许多孩子就这样消失了。他们的家人被告知他们逃跑了。他们并没有逃跑。

2021 年，探地雷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前坎卢普斯印第安寄宿学校发现了 215 座无标记坟墓。

2017 年，在戈尔韦郡图阿姆一个前天主教未婚母亲之家的旧址，在一个废弃的化粪池中发现了大约 800 名儿童的遗骸。

数字不断上升。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被夺走的名字和一个被给予的名字，两个名字都没有被写在坟墓上。

孩子们。埋在声称要拯救他们灵魂的机构的场地上的无标记坟墓中。

爱尔兰的马格达伦洗衣房从 1765 年运营到 1996 年。估计 30,000 名妇女被关押在全国各地的天主教机构中。

论点很简单。

她们被给了新名字。她们的旧身份被抹除。她们被安排在商业洗衣房工作——洗床单、熨亚麻布——无偿的，数年，有时数十年，有时终身。

洗衣房作为商业运营。它们接受来自酒店、医院和政府机构的合同。女性是劳动力。她们从未被支付工资。她们从未有离开的自由。

这不是边缘解读。这是主流神学。

身体和情感虐待是家常便饭。反抗的女性被惩罚。试图离开的女性被警察送回。国家和脚手架作为一个单一系统运作——国家递送女性，脚手架关押她们，双方都视而不见。

最后一家马格达伦洗衣房于 1996 年关闭。

2017 年，在戈尔韦郡图阿姆一个前天主教未婚母亲之家，在化粪池中发现了大约 800 名儿童的遗骸。孩子们。在污水设施中。年龄从新生儿到三岁不等。

脚手架的架构——女性是堕落的，孩子是可耻的，服从就是救赎——产生了一个将婴儿扔进化粪池的制度。

这不是历史。这是昨天。在活人的记忆中。在阅读这本书的人的有生之年。

——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在四个世纪中通过含的诅咒（创世记 9:20-27）获得了宗教上的正当化。

贵格会——一个相信每个人都承载着上帝内在之光的小型基督教教派——是最早将奴隶制谴责为罪恶的有组织团体之一。

在《创世记》中，诺亚诅咒了他的儿子含——或者更准确地说，含的儿子迦南。经过数个世纪，基督教学者将含——没有任何文本依据、没有任何历史证据、除了需要一个正当理由之外什么都没有——认定为非洲人的祖先。

在《创世记》中，诺亚诅咒了他的儿子含——或者更准确地说，含的儿子迦南。经过数个世纪，基督教学者将含——没有任何文本依据、没有任何历史证据、除了需要一个正当理由之外什么都没有——认定为非洲人的祖先。

因此非洲人被神圣命定为服务者。上帝诅咒了他们。他们的黑色皮肤是诅咒的标记。他们的奴役是上帝的旨意。

这不是边缘诠释。这是主流神学。

主要大学的教授教授它。主要教堂的主教宣讲它。它出现在教理问答、布道、法律论证、议会辩论中。

四百年来，脚手架提供了道德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数百万人类可以被归类为财产。

他们可以被俘虏、被链锁、在如此残酷的条件下跨海运输——旅途本身就杀死了 150 到 200 万人——然后被出售、被烙印、被劳作至死、被丢弃。

他们可以被俘虏、被链锁、在如此残酷的条件下跨海运输——旅途本身就杀死了 150 到 200 万人——然后被出售、被烙印、被劳作至死、被丢弃。

奴隶贸易体系中的总死亡人数：四个世纪中 1000-1500 万。

脚手架没有建造船只。但脚手架告诉造船者，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上帝命定的。

废奴运动也是由宗教驱动的。

贵格会——一个相信每个人都携带来自上帝的内在之光的小型基督教教派——是最早宣布奴隶制为罪的群体之一。他们组织请愿、庇护逃跑的奴隶，并在参与极其有利可图的时候拒绝参与贸易。他们读与奴隶贩子相同的圣经，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威廉·威尔伯福斯，一位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和英国国会议员，花了二十年时间推动废除奴隶贸易。二十年的演讲、法案、失败和回归。

威廉·威尔伯福斯，一位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和英国国会议员，花了二十年时间推动废除奴隶贸易。二十年的演讲、法案、失败和回归。

他读与种植园主相同的圣经。他崇拜同一位上帝。他使用相同的经文——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非裔美国人教会——由被奴役的人们自己建立的，秘密地，在森林中，在夜晚，冒着惩罚和死亡的风险——成为了抵抗的精神脊柱。

被奴役的人们拿过了曾被用来证明他们锁链正当性的宗教，将其转化为他们解放的语言。他们唱的歌——称为灵歌——不仅仅是歌曲。它们是密码、地图、对被制度否认之人性的宣言。

这不削弱结构性主张。它证实了它。

同一个架构、同一部经文、同一位上帝同时产生了奴隶制的正当化理由和反对它的论证。

奴隶贩子读了含的诅咒，看到了神圣的许可。

废奴主义者读了同一本圣经，看到了神圣的禁止。

废奴主义者读了同一本圣经，看到了神圣的禁止。

两种解读都忠于经文，因为经文两者都包含。

那就是问题所在。那就是架构 A 所产生的。那就是架构 A 将永远产生的。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1915-1923 年：100-150 万人死亡。

估计死亡人数：2000-3000 万人。按绝对数字计算，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宗教冲突。

辩护者会说：那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洪秀全是妄想的。他误读了圣经。没有一个严肃的传统会承认他。

架构没有提供区分他们的结构性检验。它只能诉诸传统——而传统就是诠释，而诠释就是缺陷。

公理不能被声称为私人启示。它们只能被检验。

一个说“我推导出了一个新公理”的人必须展示数学，经受住熔断开关，并发布他的拆毁说明。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1915-1923：100-150 万人死亡。

奥斯曼政府下令驱逐亚美尼亚人口。“驱逐”是一个官僚词汇。它在实践中的意思是通过距离进行灭绝。

奥斯曼政府下令驱逐亚美尼亚人口。“驱逐”是一个官僚词汇。它在实践中的意思是通过距离进行灭绝。

男人被与家人分离，在自己村庄外成群被枪杀。女人、孩子和老人被驱赶到叙利亚沙漠，走在通向虚无的道路上。

没有提供食物。没有提供水。守卫阻止任何人停下。倒下的人被留在倒下的地方。幸存下来走完全程的人到达了开阔的沙漠，被留下等死。

女人们在幼发拉底河中溺死自己，而不是继续走下去。母亲们把孩子扔进河里，然后自己跳下去。

女人们在幼发拉底河中溺死自己，而不是继续走下去。母亲们把孩子扔进河里，然后自己跳下去。

分类机制是宗教性和民族性的：基督徒亚美尼亚人被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机器标记为消灭对象，沿着脚手架的边界画线。

大屠杀，1933-1945：600万犹太人被谋杀。

脚手架的贡献不是直接命令，而是跨越十九个世纪的结构性准备。

脚手架的贡献不是直接命令，而是跨越十九个世纪的结构性准备。

约翰福音将犹太人认定为魔鬼的孩子。教父们阐述了一套犹太人有罪的神学。中世纪的血祭诽谤指控犹太人谋杀基督徒儿童并在仪式中使用他们的血——一个如此顽固的谎言，以至于它存续到了二十世纪。

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要求犹太人穿戴显眼的服饰——纳粹在七个世纪后用黄色星标复兴了这一要求。这种平行不是偶然的。纳粹知道这段历史。他们正在完成它。

马丁·路德的“论犹太人及其谎言”，发表于1543年，建议焚烧犹太教堂、没收犹太人财产、禁止拉比教学、奴役犹太人。纳粹引用了路德。路德描述的方案就是纳粹四个世纪后以工业精度实施的方案。

脚手架没有扣扳机。脚手架花了1900年教导欧洲，瞄准镜中的人不是完整的人类。

十九个世纪的布道。十九个世纪的神学。十九个世纪的同一信息，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世纪，从不同的讲坛，对不同的会众传递，得出同一个结论：犹太人是罪人。犹太人是他者。犹太人是被诅咒的。

问题是你信仰什么。

当时机来临，扳机自动扣下了。

1980-2026

每个方向都是尸体。杀戮是对称的。仇恨是对称的。脚手架是对称的。

在这句话被写下的时候，数据仍在累积。

两伊战争，1980-1988：一百万人死亡。伊朗将战争定义为圣战——上帝命定的圣战。该政权向儿童发放塑料钥匙并派他们步行穿越雷区。机制已在第七章中描述。一百万具尸体。

第二次苏丹内战，1983-2005：200 万人死亡。喀土穆的穆斯林多数政府对基督教和万物有灵论的南方强加伊斯兰教法。南方抵抗。儿童被绑架。饥荒被武器化。四百万人流离失所。分类线是脚手架的线：穆斯林的北方，基督教的南方。

卢旺达，1994 年：100 天内 80 万人死亡。

一个百分之八十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胡图族和图西族共享同一个脚手架——同样的教堂，同样的教区，同样的圣礼。

本章不声称脚手架导致了卢旺达种族灭绝。

波斯尼亚，1992-1995：100,000 人死亡。在斯雷布雷尼察，1995 年 7 月，联合国已宣布该镇为安全区。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军队还是来了。八千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被与家人分离，被带到田野里，被成群枪杀。有些人被活埋。欧洲。1995 年。分类是宗教性的。

波斯尼亚，1992-1995：100,000 人死亡。在斯雷布雷尼察，1995 年 7 月，联合国已宣布该镇为安全区。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军队还是来了。八千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被与家人分离，被带到田野里，被成群枪杀。有些人被活埋。欧洲。1995 年。分类是宗教性的。

波斯尼亚，1992-1995：100,000 人死亡。在斯雷布雷尼察，1995 年 7 月，联合国已宣布该镇为安全区。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军队还是来了。八千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被与

家人分离，被带到田野里，被成群枪杀。有些人被活埋。欧洲。1995年。分类是宗教性的。

波斯尼亚，1992-1995：100,000人死亡。在斯雷布雷尼察，1995年7月，联合国已宣布该镇为安全区。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军队还是来了。八千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被与家人分离，被带到田野里，被成群枪杀。有些人被活埋。欧洲。1995年。分类是宗教性的。

在恩塔拉马教堂，估计有5,000人在建筑内被杀。尼扬盖教区的一位神父——阿塔纳斯·塞隆巴——下令用推土机将教堂推倒在避难者身上。

脚手架在周日撑住屋顶。脚手架在周一握住刀刃。

一个80%信天主教的国家。胡图族和图西族共享同一座脚手架——同样的教堂、同样的教区、同样的圣礼、同一位上帝。

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共享同一套伦理体系，参加同样的教堂，接受同样的道德教育——而当砍刀亮出来时，脚手架没有提供任何结构性抵抗。没有。零。

在恩塔拉马的教堂里，估计有5,000人在建筑内被杀。尼扬格教区的一名神父——阿塔纳斯·塞罗姆巴——下令推倒他的教堂，里面有2,000名图西族人在避难。他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定犯有种族灭绝罪。

伊斯兰国，2013-2019年。

阿富汗：塔利班，1996-2021，以及从2021年至今。170,000人死亡。以武力强加宗教法律。女性被禁止接受教育、就业和参与公共生活。

当塔利班在2021年重新夺取国家时，曾是医生、教授和法官的女性一夜之间被剥夺了职业。想学读书的女孩因为想学读书而被殴打。

当塔利班在2021年重新夺取国家时，曾是医生、教授和法官的女性一夜之间被剥夺了职业。想学读书的女孩因为想学读书而被殴打。

巴米扬大佛是雕刻在阿富汗中部悬崖面上的两座巨型雕像——世界上最高的立佛雕塑，建于

一千五百年前，数公里外可见。2001年3月，塔利班将它们炸毁，因为脚手架宣布它们是偶像崇拜。一千五百年的人类成就，在一个下午被摧毁，因为一部经文如此说。

一千五百年前，数公里外可见。2001年3月，塔利班将它们炸毁，因为脚手架宣布它们是偶像崇拜。一千五百年的人类成就，在一个下午被摧毁，因为一部经文如此说。

十二岁以上的男子和男孩被与女性和女孩分离。男子被带到田野里排成行枪杀。年仅九岁的女孩被作为财产分配给武装分子。一份价格表在流传。年长的女性更便宜。年幼的女孩更贵。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2009至今。300,000人死亡。名字翻译过来是“西方教育是被禁止的。”脚手架宣布知识是罪。2014年4月，276名女学生从奇博克的宿舍被绑架。一些被强迫嫁给武装分子。一些被用作人体炸弹。超过一百人至今未被找到。她们的父母仍在等待。

以色列-巴勒斯坦。持续中。同一个上帝。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承诺，由同一个脚手架向两个不同的民族作出。

缅甸：罗兴亚人，2016至今。数万人被杀。超过一百万人流离失所。佛教僧侣花了数年准备土壤——布道宣称

罗兴亚人不是人，传单呼吁驱逐他们。慈悲的宗教为种族清洗提供了道德框架。没有宗教可以豁免。没有。

罗兴亚人不是人，传单呼吁驱逐他们。慈悲的宗教为种族清洗提供了道德框架。没有宗教可以豁免。没有。

罗兴亚人不是人，传单呼吁驱逐他们。慈悲的宗教为种族清洗提供了道德框架。没有宗教可以豁免。没有。

随后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杀死了数万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数千名儿童。整个街区被夷为平地。医院被摧毁。家庭从民事登记册中被抹去——每一个成员都死了，没有人留下来哀悼。

仅从 1980 年以来的保守总计：在宗教身份是主要或重要分界线的冲突中，500-700 万人死亡。

整个有记录历史的保守总计：具有重大宗教原因或分界线的冲突的学术估计在 3000 万至 2 亿人死亡之间。

2026 年 3 月。这个句子。现在。脚手架在运转。刀刃在经文中。鲜血在地上。记录在继续。

2026 年 3 月。这个句子。现在。脚手架在运转。刀刃在经文中。鲜血在地上。记录在继续。

关闭了。

被习惯分类。被脚手架标记。被刀刃关闭。

脚手架撑住了屋顶。脚手架握住了刀刃。记录毫不含糊。

孩子们

仅 1980 年以来的保守汇总：在宗教身份是主要或重要分类机制的冲突中，500-700 万人死亡。

有记载历史上的保守汇总：学术界对具有重要宗教原因或正当化的冲突的估计范围从 5000 万到超过 2 亿。

有记载历史上的保守汇总：学术界对具有重要宗教原因或正当化的冲突的估计范围从 5000 万到超过 2 亿。

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即使每一个有争议的归因被移除，每一个模糊的冲突被排除，每一个辩护者的反对被接受，每一个疑点利益都被给予——数字也不会低于数千万。

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即使每一个有争议的归因被移除，每一个模糊的冲突被排除，每一个辩护者的反对被接受，每一个疑点利益都被给予——数字也不会低于数千万。

数千万扇窗户。每一扇都是一个视角。每一扇都不可重复。每一扇都是宇宙通过特定的眼睛正在变得自我觉察的一个点。

孩子可以被噤声。孩子可以被抹黑。孩子可以被转移。神父可以被调到另一个教区——带着一批新的信任他的孩子，因为架构告诉他们应该信任。

波士顿的伯纳德·劳枢机主教，其总教区几十年来系统性地重新分配施虐神父，没有受到惩罚。

被习惯分类。被脚手架标记。被刀刃关闭。

被习惯分类。被脚手架标记。被刀刃关闭。

脚手架托着屋顶。脚手架握着刀刃。记录不含糊。

脚手架托着屋顶。脚手架握着刀刃。记录不含糊。

孩子们

天主教会的性虐待危机不是一个丑闻。丑闻是一个事件。这是一个系统。

模式在哪里都一样。一个神父虐待了一个孩子。孩子报告了。机构内部调查。神父没有被报告给警察。神父被转移到另一个教区，在另一个城市，那里没有人知道。神父再次虐待。机构再次转移。循环反复。数十年。在每一个大洲。

三十三万名儿童。在一个国家。在一座脚手架下。

掩盖行为是操作四和操作六共同运作——道德许可和认识论闭合作为一个系统运行。保护脚手架比保护孩子更重要。

孩子可以被沉默。孩子可以被抹黑。孩子可以被转移。神父可以被转移到一个没人知道的新教区。然后神父可以再次虐待。然后机构可以再次转移。

他被晋升了。他被授予罗马的一个有声望的职位和教皇仪式中的一个角色。

架构奖励了掩盖行为。架构提拔了那个以孩子为代价保护系统的人。

一个宁愿牺牲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承认自己是错误的系统，已经到达了认识论闭合的终极阶段——系统已经无法看到自己在做什么的那个点，因为看到就会杀死系统。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 1:28。

第九章

反向测试

后果没有被计算，因为架构说后果不重要——这个世界是临时的，真正的世界在别处，地球是给我们使用的。

这节经文仍在经文中。框架没有被撤销。

在你能承受这份重量之前，脚手架有最后一道辩护。它说：我们不是最糟的。无神论者杀得更多。听听辩护。看它崩塌。

五个阶段以相同方式运作。宣告。记录。诠释。分歧——中苏分裂、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毛主义对列宁主义。崩溃。

七种操作以相同方式运作。身份融合：你就是无产阶级。内群体神圣化：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引擎。外群体标记：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敌人。道德许可：暴力作为历史必然。封闭回路：异见即反革命。

世俗意识形态杀得更多。斯大林的大清洗：600-2000万。毛泽东的大跃进：1500-5500万。波尔布特的柬埔寨：150-200万。二十世纪的无神论政权产生的死亡人数使任何单一宗教冲突相形见绌。

这个反对是正确的。而且它证明了结构性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架构A。权威不是一位神。权威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被声称的关于现实的结构真理，由马克思宣布，由恩格斯抄录，由列宁诠释，由斯大林重新诠释，由毛泽东重新诠释。

五个阶段的运作完全相同。宣告。抄录。诠释。分歧——中苏分裂，托洛茨基主义对斯大林主义。崩塌为暴力。

七个操作的运作完全相同。身份融合：你就是无产阶级。内群体神圣化：工人阶级作为被选中的阶级。外群体标记：资产阶级、富农、反革命。道德许可：消灭阶级敌人。杠

杆：不是来世而是乌托邦——那个被承诺的、为任何当下牺牲提供正当理由的无阶级社会。认识论闭合：异见是反革命思想犯罪。

法西斯主义是架构 A。民族主义是架构 A。消费资本主义，当它从机制变为意识形态时，也是架构 A。

任何从外在于现实不变结构的权威中推导其伦理的系统——无论那个权威被称为上帝、历史、国家、种族、市场还是党——都服从于同样的强迫链。

强迫链不在乎权威被称为什么。

强迫链在乎的是权威可以被诠释。

尸体数量就是证据。

架构就是原因。

脚手架托着屋顶也握着刀刃。世俗意识形态只握着刀刃。它们倒得更快。它们杀得更快。它们更快地证明了结构性论点。

结构性主张不是：宗教杀人。

结构性主张不是：宗教杀人。

第十章

你确定吗？

尸体数量就是证据。

架构就是原因。

架构就是原因。

架构始终是原因。

架构始终是原因。

——
你十五岁。

你牵着弟弟的手。母亲在你身后。一个士兵在指。左边还是右边。男人和男孩往左。女人和小孩往右。

母亲拉着弟弟。士兵拉着你。母亲在尖叫。弟弟在哭。你十五岁，你不知道哪一边是活路。

但数字是抽象的。架构是一张图表。

脚手架产生的不是一张图表。它是地上的一具尸体。

一种结果。

——
你十五岁。

你拉着弟弟的手。你妈妈在你身后。一个士兵在指。左还是右。男人和男孩去左边。女人和孩子去右边。

你妈妈在拉你弟弟。士兵在拉你。你妈妈在尖叫。你弟弟在哭。你十五岁，你看到家人的最后一幕是你弟弟的脸消失在被装上巴士的女人群中。

斯雷布雷尼察，1995年7月。八千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和男孩被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军队与家人分离。被带到田野。被成群枪杀。被埋在万人坑中。有些被活埋。分类是宗教性的：穆斯林。不是他们做了什么。是他们是什么。

马廷扣动了扳机。文本装上了子弹。

权威是脚手架。

尸体在地上。

你二十二岁。

这是一个周六晚上。你在夜店里。低音在你胸腔里震动。你的朋友在你身边。你穿着昨天买的衬衫。你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活着——一个人在周六午夜在一个充满音乐和陌生人的房间里活着的那种方式，那些陌生人感觉像家人，因为在这个房间里你不需要解释自己。

奥马尔·马廷于2016年6月12日进入奥兰多的脉搏夜店，杀死了49人。他在袭击中宣誓效忠ISIS。受害者大多是年轻的、拉丁裔的、LGBTQ群体。

脚手架的外群体标记——同性恋作为可憎之事，由每一部亚伯拉罕经文所宣告——提供了瞄准逻辑。

马廷扣下了扳机。经文装填了枪。

权威是宗教性的。

尸体在地上。

你在给你姐姐写信。

你二十三岁。你在这间牢房里已经四年了。纸是走私进来的。笔是共用的。你写得很小。你告诉她下午四点透过高窗照进来的光。你把信折成火柴盒大小的方块。你把它放进左鞋里。你总是用左鞋。

1988年7月，最高领袖发布法特瓦，下令处决政治犯。审理持续一到五分钟。问了一个问题。回答错的人在几小时内就死了。

2025年8月，该政权派推土机将墓地推平。不满足于杀死囚犯，脚手架抹除了坟墓。

权威是宗教性的。

尸体在地上。

你在一列火车上。

你妻子在你身边。你女儿在她腿上。她三岁。她拿着一个只有一个纽扣眼睛的布娃娃。你说过你会修好它。

你的箱子里：两套换洗衣服、一口锅、藏在缝纫机里的你妻子的婚礼首饰，还有你正在离开的房子的一张照片。房子还没有着火。明天就会了。车票上写着拉合尔。上面没有写从这里到那里之间会发生什么。

士兵们在 5:15 到达。

1947年8月。载着难民的火车在新边界两边都被暴民攻击。印度教暴民。穆斯林暴民。锡克教暴民。火车满载活着的乘客出发，满载尸体到达。在阿姆利则的一次袭击中三千人被杀。问题不是你做了什么。问题是你信什么。

权威是宗教性的。

尸体在地上。

你是一个种水稻的农民。

你是罗兴亚人。你一辈子都住在若开邦的这个村子里。你父亲住在这里。他的父亲住在这里。

你是佛教国家里的穆斯林。你从来不是公民。你的孩子们从来不是公民。你在泡茶。凌晨五点。

2017年8月，缅甸军方在若开邦发动行动。村庄在黎明时被包围。男人被与女人分离。房屋在家人还在里面的时候被点火。女性被系统性地强奸。超过 700,000 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被杀者的估计范围从 10,000 到 25,000 人。僧侣们花了数年准备土壤。慈悲的宗教。中道的宗教。

权威是宗教性的。

尸体在地上。

——

他六十二岁。他热爱古典音乐。今天他在遛狗。狗是一个棕色的小东西。牵引绳是一根绳子。绳子是那种将一个人与他爱的动物连接起来的普通绳子。

子弹进入他的背部。他向前倒下。狗拉着牵引绳。绳子先绷紧然后松弛，因为握着它的手已经不再握着任何东西。

他的身体在布查的一条街上躺了二十九天。狗没有离开。狗不理解。狗在等待。权威不是宗教性的。权威是民族性的。世俗的。帝国的。

——

六具尸体。六个平凡早晨。六种权威。

其中五种权威是宗教性的。一种是世俗的。尸体每次都一样。

其中五种权威是宗教性的。一种是世俗的。尸体每次都一样。

权威变了六次。尸体一次也没变。

——

它从来不仅仅是宗教。它从来不仅仅是民族主义。它从来不仅仅是意识形态。

它从来不仅仅是宗教。它从来不仅仅是民族主义。它从来不仅仅是意识形态。

它始终是确信。

它始终是确信。

你的确信。未经审视的。未经检验的。未经质疑的。

你是对的这个确信。他们是错的。因为他们是错的，就应该对他们做点什么。

你是对的这个确信。他们是错的。因为他们是错的，就应该对他们做点什么。

——

说出你所相信的那件事。你最确信的那件事。

说出你所相信的那件事。你最确信的那件事。

相信身体。

第三部分

伦理

信念值得那具尸体吗？

你刚刚将身体置于信仰之前。

如果是一一你就是石头、绳子、子弹、炸弹、塑料钥匙、法特瓦、道德警察、火车上的暴民、街上的士兵、拿着传单的僧侣、让这一切感觉正义的架构。

脚手架撑住了屋顶。屋顶是真实的。每个周五、每个周日、每个安息日聚集的社区一一那是真实的。歌声、祈祷、邻人的手一一那是真实的。

你把尸体放在了信念之前。

你把尸体放在了信念之前。

——

身体只声称自己在这里。

第三部分

在宗教之后的世界中生活和存在。

你刚刚把尸体放在了信念之前。

接下来的内容不是要让重量消失。它是火灾后空地上生长的东西。它是一旦脚手架不再同时托举着屋顶和刀刃时变得可能的东西。



教条——作为不可置疑的真理传承下来的信仰——通过法令提供意义。它告诉我们什么重要、为什么重要、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

当道德不再建立在命令之上时，一个更深的问题浮出水面：意义从何而来？

对许多人来说，意义一直与信仰绑定。目的是被给予的，不是被发现的。方向是被规定的，不是被发现的。拿走来源，就会感觉意义本身溶解了。虚空打开。大地让路。



在一个相连的世界中，意义不是服从的奖赏。它是参与的后果。

教条——作为不可置疑的真理被传递下来的信仰——通过法令提供意义。它告诉我们什么重要、为什么重要、如何追求它。这提供了确定性。它也创造了依赖。

当意义从外部强加时，它只在信仰持续的时候存续。一次严重的怀疑，一次遭遇系统无法解释的苦难，一个传统无法回答的问题——整个结构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粉碎。意义是借来的。人只有在出借者收回贷款时才发现这一点。

当意义从外部强加时，它只在信仰持续的时候存续。一次严重的怀疑，一次遭遇系统无法解释的苦难，一个传统无法回答的问题——整个结构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粉碎。意义是借来的。人只有在出借者收回贷款时才发现这一点。

当意义从外部强加时，它只在信仰持续的时候存续。一次严重的怀疑，一次遭遇系统无法解释的苦难，一个传统无法回答的问题——整个结构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粉碎。意义是借来的。人只有在出借者收回贷款时才发现这一点。

活出的意义运作方式不同。它不会以完整的形式到来。它通过参与、通过结果、通过关系而涌现。它不是被传递下来的。它是被建造的。因为它用我自己收集的材料建造的，所以天气变化时它不会破碎。

唯一的事实是：我所做的事情很重要，因为它会在他人的生活中泛起涟漪。

在一个连接的世界中，意义不是服从的奖赏。它是参与的结果。

我和孩子的早晨对话是重要的——不是因为它被宇宙的观众观察，而是因为它塑造了我的孩子将居住的世界。

我在工作中的决定是重要的——不是因为它将在审判时被衡量，而是因为它改变了其他人生活的条件。

意义出现在影响存在的地方。这使意义更苛求，而不是更少。

只有一个事实：我所做的事情重要，因为它在他人的生命中产生涟漪。

当强加的意义消失时，通常会有一个空虚。

曾经组织生活的结构消失了。空虚可以感觉像失去。像站在一座建筑曾经在的空地上，看着地基，无法想象什么能够取代它。

那不是失去。那是准备。

想想火灾后的森林地面。老树没了。留下的看起来空荡荡的。但空地是新事物生长的地方。它一直是新事物生长的地方。

空虚不是意义的缺失。它是从来不属于我的意义的缺失。在它的位置上生长的东西属于我。

没有教条，生活变得严肃——以教条从未允许的方式。

虚无主义——什么都不重要的信念——说：没有外在意义，什么都不重要。

虚无主义——什么都不重要的信念——说：没有外在意义，什么都不重要。

虚无主义——什么都不重要的信念——说：没有外在意义，什么都不重要。

这个结论只有在意义必须来自外部的情况下才成立。如果意义从内部产生——从结果、从联系、从我的行为改变一个共享世界这个事实——那么虚无主义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脚手架承诺了来自上方的意义。

根基提供了来自下方的意义。

事物重要，因为它们影响体验。它们重要，因为它们塑造未来。

事物重要，因为它们影响体验。它们重要，因为它们塑造未来。意义不是脆弱的。它是结构性的。它不会在信仰动摇时崩塌。它嵌入在结果之中。

第十二章

终极伦理

在任何人命名它之前它就在那里了。

在任何人命名它之前它就在那里了。

在任何人命名它之前它就在那里了。

那种认知之下有一种几何。这一章为它命名。

留下的是普通的生活——严肃不是因为它被观察，而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我谨慎行事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理解。

420 Code 的主导公理从一幅图像开始。想象一面镜子——完美的、无裂痕的。现在想象同一面镜子上有一道裂缝。裂缝很微小。但它就够了。

那个认知之下有一个几何。本章为它命名。 ε 。一等于一加一乘以 ε 。这意味着：不是等式的恒等——或完美的对称加上最小的某物来一致地打破对称。

未破碎的镜子和裂开的镜子是同一面镜子——但它们不是等同的。裂缝是真实的。镜子是一体的。两者同时为真。

裂缝不是从别处来的。裂缝是镜子自己的行为。

我能设计一座桥，也能谱写一部交响曲。

我可以计算每个选项的代价，也可以宽恕不可宽恕的。

我可以看到理性的答案却选择非理性的那个。

那种能力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它是公理通过唯一宽到能达到它的窗户表达自身。

让我能够相信不可相信之事的同一种能力，就是让我能够爱不可爱之人的能力。

让一个人以天堂的名义把炸药绑在孩子身上的同一种非理性耦合，就是让一个人冲进燃烧的建筑去救一个陌生人的能力。

能力是中性的。方向才是重要的。

宗教俘获了这种能力并将其指向脚手架。现在的任务是收回它，并将其指向几何实际引导的方向。

别做混蛋。要善良。

那就是终极伦理。

它不是口号。

它是一个几何结果——形状而非命令的结果——关于不可逆漂移下的相连生命。不可逆漂移意味着：事物自行磨损。杯子冷却。走廊变窄。时间不会倒流。

伦理从推导出光速和质子质量的同一组公理中推导而来。

这是推导的形状。不是数学——那属于形式化工作。是形状。从一个前提到一个伦理的九个步骤。

步骤一。一个记录存在。某些东西正在发生。这不是一个假设。它是任何陈述有意义的最低条件。如果什么都不存在，就没有人来这样说。否认前提本身就需要前提。

步骤二。一个记录要存在，它必须与虚无可区分。可区分性需要一个能被打破的对称。一个不能被打破的对称不产生记录，我们就回到了虚无。

步骤三。所以对称打破了。它必须——它确实打破了。一条裂缝。裂缝是真实的。镜子是一体的。两者同时为真。这就是统御公理。

步骤四。裂缝必须持续——否则什么都不会被记录。持续就是记录。这就是时空的来源。曲率。引力。物理世界是被强迫出来的。

步骤五。裂缝必须是有限的——无限的裂缝会完全抹除对称，什么都不会留下来被记录。有限性需要一个约束。这就是光速的来源。物理常数是被强迫出来的。

步骤六。裂开的世界有一个内部。觉知不是被添加到世界中的。觉知是世界注册自己裂缝的能力。这是出发点的主张。它是承载最大重量和最大风险的主张。

步骤七。如果内部来自一次裂缝，内部就是一体的。每一个有意识的存在都是一座建筑中的一扇窗户。伤害另一扇窗户就是伤害你居住的建筑。

步骤七。如果内部来自一次裂缝，内部就是一体的。每一个有意识的存在都是一座建筑中的一扇窗户。伤害另一扇窗户就是伤害你居住的建筑。

步骤八。生命是相连的，时间朝一个方向移动。走廊自行变窄。什么保持两条走廊？不是残忍——它收缩它们。不是冷漠——它让它们变窄。只有合作保持两者。这是几何，不是偏好。这个步骤不需要步骤六或步骤七。我们是一体的还是分离的，这不重要。它只需要我的生命影响你的，以及漂移不能被逆转。两者都是可测量的。

步骤九。别做混蛋。要善良。不是被命令的。是推导出来的。在一面镜子的一次裂缝中诞生的世界中，不可逆漂移下相连生命的唯一稳定行为。

每个步骤都带有一个熔断开关。每个都可能失败。如果步骤六失败，步骤七随之倒下——但步骤八靠自己的腿站着，步骤九仍然成立。伦理不是脆弱的。它是建筑中装甲最厚的结论。要到达它，你穿过物理学。要否认它，你必须否认物理学。

每个人都有一条走廊——从他们现在站立之处仍然可以到达的一组未来。

一个拥有健康、教育、储蓄和选择的年轻人有一条宽走廊。一个负债、处于危机中、孤立无援的人有一条窄走廊。走廊不是隐喻。它是一种测量——在我拥有的能量和我面对的约束条件下，什么仍然可能的几何。

这样想。二十岁时，没有债务、身体健康，我几乎可以成为任何东西。五十岁时，带着累积的义务和受过损伤的身体，更少的道路仍然开放。这种变窄不是道德上的失败。它是在不可逆约束下生活的结构。

走廊自行变窄。没有努力，没有维护，可能性关闭。漂移是默认状态。与一杯茶如果我不继续加热它就会冷却的物理学相同。

有一个表面，越过它恢复就不可能了。越过它，某些未来就消失了。不是因为我在道德上失败了。因为我处境的数学已经关闭了。成瘾越过了这个表面。无法偿还的债务越过了它。边界不会协商。

稳定、平静的努力比同样程度的恐慌中施加的努力更有效地保持走廊。你过度纠正得越厉害，代价就越高。纪律不是美德。它是一个定理。

现在是连接一切的结果。当两个人相连——当我的走廊取决于你的，你的取决于我的——合作耦合为双方拓展了空间。

想想婚姻中的两个人。当一方以一致的善良行事——稳定的，不是戏剧性的——另一方的走廊就变宽了。之前不存在的选择出现了

善良不是牺牲。它是保持两条走廊都开放的行为。残忍收缩它们。冷漠让它们变窄。

几何不关心我的意图。

它衡量我的影响。

一条诫命说：善良因为我叫你这样做。

推导说：善良因为不可逆漂移下相连生命的几何不产生其他稳定行为。

第一种可以被重新诠释。第二种不能。

从虚无开始的九个步骤——从一个记录存在这个前提开始。每一步都可证伪。每一步都在可能失败的点上携带一个熔断开关。如果任何一步失败，推导就死了。历史上没有任何宗教在其主张旁边发布过自己的拆毁说明。

终极伦理不是被命令的。

它是推导出来的。

And it is free, forever, at the420code.org.

第十三章

没有自以为义的纠正

如果伤害来自困惑而非固有的邪恶，那么道德优越感就变得不连贯了。

这是本书所描述的观点的一个安静的好处。

没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让人站在一旁俯视。没有将人类宇宙性地分为义人和该受诅咒者。没有允许我停止看见面前之人的最终裁决。

这不是为伤害开脱。它改变的是回应。

回应从谴责转变为纠正。从仇恨转变为坚定。从惩罚转变为尽可能的修复。

严肃依然在。回应中的残忍不再。

这个区别比书中几乎任何东西都重要。

坚定和残忍从远处看很像。近看，它们在每个方面都不同。

坚定设定边界是因为边界稳定了共享空间。

残忍设定边界是因为惩罚让人感觉正义。

前者服务于整体。后者服务于自我。

外科医生切割是为了治愈。父母说不是为了保护。社区约束是为了维护安全。

边界仍然是必要的。

后果仍然是必要的。

改变的是它们背后的逻辑。边界不再是统治的表达，而成为对整体关怀的表达——这包括被约束的人、进行约束的人，以及所有受结果影响的人。

纠正有层级。不是每一次失败都需要同样的回应。形式化工作推导出五个层级，而等级制度不是可选的。

第一级是对话。

大多数不一致可以通过诚实的交流来纠正。这是大多数纠正应该发生的地方。这也是大多数纠正没有发生的地方，因为人们出于不耐烦、愤怒或想要感觉正义而跳到更高的层级。

第二级是调解。

当直接交流失败时，第三方来维持空间。

第三级是分离。

当接近产生伤害时，距离保持两条走廊。

第四级是限制。

当一个人的行为持续损害共享空间时，他们在该空间内行动的能力被削减。

第五级，也是最后一级，是移除。

一扇窗户的永久关闭。这个层级是最受约束和最被谨慎守护的。建筑为每一扇关闭的窗户悲伤。即使是那些不得不关闭的窗户。

永远是能稳定的最低层级。永远。当较低层级就足够时跳到更高层级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在架构 A 下，失败是一种判决。你做错了。你是错的。脚手架给你打上烙印，烙印洗不掉。

它变成调整的机会而非自我毁灭的理由。

自以为义要求完美。纠正接受不完美，并与实际存在的东西一起工作。

我不需要成为好人。我需要对伤害诚实，并愿意修复它。

这种实践不需要道德英雄主义。它需要理解和行动之间的连贯。而连贯，不是服从，才是支撑的力量。

第十四章

身体即罗盘

这是这本书从理论转向操作的地方。不是指令。是导向。罗盘指方向。我走路。

我是一个量子操作者。这不是诗歌。这是一个结构性描述。它意味着我是现实在此处对自身施加作用并看到结果的一个点。

我是宇宙在此处变得自我觉察的一个点。不是完全地。不是全局地。是局部地。通过这双特定的眼睛，在这具特定的身体中，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我的觉知是局部的揭示——世界从这里看自己。

这意味着我不是从外部观看世界的旁观者。

我就是世界，在观看。

描述粒子、场和力的行为的同一种物理学也描述了我的犹豫、我的习惯、我的疲惫和我的选择的行为。不是隐喻地。是结构性地。

我就是物理学，通过一具能够反思自身的身体来表达。

第十二章描述了走廊——从我站立之处仍然可以到达的一组未来。走廊自行变窄。善良保持它开放。这些是结构性事实。

但如果我无法读取它，结构性事实就是无用的。如果身体是罗盘，罗盘需要读数。不是精神读数。是结构性读数。

身体在记分。不是作为修辞。是作为测量。

这是刻度盘上的四个读数。它们不需要医疗设备或技术训练。它们需要的是诚实的关注。

效用：产生有用输出的能力。

当它高时，我所做的连接到超出自身的东西。当它崩塌时，一切感觉毫无意义。这不是懒惰。这是一个指标读数。

神经弹性：吸收干扰而不崩溃的能力。

当弹性高时，意外是可控的。当耗尽时，最小的变化都感觉是灾难性的。

寿命负荷：累积的不可逆代价。

每一次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害。每一次永久改变了地貌的失去。一个从未恢复的膝盖。一个从未回来的信任。这个指标只朝一个方向移动。问题是多快。

诚实的自我审视：诚实自我评估的能力。

主指标。没有它，其他三个是不可见的。我无法维护我看不到的东西。

保持这四个开放。那就是实践。不是完美地。不是英雄式地。是稳定地。带着诚实的关注。

有一个实践后果，大多数人学得太晚了。

当四个读数是诚实的时候，它们有时会给出一个难以接受的判定。

当一个系统拿走的比它给予的更多——当参与的代价超过了它的回报且改革在结构上不可能——我离开。

我不与一个无法被修复的架构谈判。

我不欠脚手架我的身体。

这适用于关系、机构、工作、意识形态和宗教。

检验是结构性的，不是情绪性的。

问题不是我是否感觉不好。问题是系统的架构是否允许我需要的纠正。如果是，留下来纠正。如果不是，离开并保护我的走廊。

离开不是失败。离开是认识到某些情况是不可逆的，继续参与只会加速变窄。

睡眠。运动。饮食。呼吸。

这些不是生活方式建议。它们是一个走廊自行变窄的操作者的最低维护条件。

忽视身体，级联就开始了。

早维护。持续维护。早期维护的成本是后期修复成本的一小部分。

身体是罗盘。相信它。

不是因为身体总是对的。因为身体总是在这里。

而*这里*是我能够行动的唯一地方。

第十五章

没有“他者”的生活

到这一点上不需要添加任何新东西。

这本书的工作是澄清，不是教导。剩下的不是要遵循的教条，而是一种当某些假设悄然消失后在世界中站立的方式。

没有“他者”地生活不意味着否认差异、冲突或分歧。

它意味着停止赋予差异比它应得的更深的地位。

当分离不再是出发点时，某种微妙的东西改变了。

人不再首先被作为类别来遇到——信徒、怀疑者、盟友、敌人、陌生人——而是作为在同一个世界中占据不同位置的有觉知的存在。

我仍然注意到差异。我仍然评估。

消失的是判断之下的那一层——差异一直延伸到最深处的假设。

差异留存。距离消融。

最早的实践后果之一不是更好的论证，而是更好的倾听。

当另一个人不被当作对立力量时，分歧失去了它的威胁。倾听变得可能而不需要投降。

这不保证达成一致。它保证的是没有毁灭的参与。

冲突不会消失。

利益仍然冲突。价值观仍然分歧。伤害仍然发生。

消失的是毁灭的逻辑——问题存在是因为另一个人存在的信念。冲突变成了需要被导航的东西而不是需要被赢得的东西。

坚定的行动仍然可能。仇恨变得不必要。

也许最解放性的后果是自以为义的消融。

自以为义依赖于对立。它需要某人深深地错了，这样另一个人才能深深地对。

一旦根本性的他性消融，自以为义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我可以果断行动而不膨胀。

我可以设定边界而没有蔑视。

我可以反对伤害而不抹除造成伤害者的人格。

力量留存。残忍不再。

没有他者地生活不涉及拯救世界。它涉及关注触手可及的事物。

我的话语如何改变这次对话？

我的选择如何塑造这种情境？

这使责任保持扎根。它防止了瘫痪和自大。

它用道德关注的实践取代了道德完美的幻想。

而道德关注对每个人都可用，每一天，不需要特殊训练，不需要制度许可，不需要脚手架。

当慈悲从理解而非身份中产生时，它不再需要被展示。

没有需要说服的观众。没有需要表演的美德。

慈悲变成了平常的——通过语调、通过克制、通过时机、通过关注来表达。

它不宣告自己。它运作。

仇恨需要距离。

当另一个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再是他者时，仇恨就没有了稳定的落脚处。

愤怒可能仍然产生。悲伤可能仍然产生。坚定的行动可能仍然需要。

但仇恨消退。

不是因为它被压制了。因为它不再有意义了。

没有他者地生活不是成为圣人。而是成为连贯的。

理解和行动之间的连贯。

自我利益和共享世界之间的连贯。

权力和责任之间的连贯。

这不是一项要解锁的成就。它是一种实践。一种每天的、平凡的、清晰地看并相应地行动的实践。

有些日子它持住了。有些日子它没有。没有持住的日子不是失败。它们是数据。

这种实践不需要完美。它需要诚实。

你已经知道了这一点。

你在打开这本书之前就知道了。

你小时候就知道了。

在那些层次被添加之前。在身体画出它的线之前。在心智建造它的故事之前。在语言将它锁定之前。在群体将它放大之前。

在脚手架被搭建之前。

在刀刃被放入经文之前。

在有人告诉你房间那头的人与透过你的眼睛向外看的人有根本不同之前。

你在每一个真正亲密的时刻都知道它。

在每一次不需要理由的真正善举中。

在每一次你看着另一个人并看到表面之下某种不是他者的东西时的认知闪光中。

你知道它。

你只是没有这些词语。

现在你有了。

沙粒仍然是独特的。

每一粒都有形状。有位置。有历史。

沙漠仍然是一体的。

别做混蛋。要善良。

不是因为一位神告诉你这样做。

因为现实的结构告诉你这样做。

而现实的结构不协商。不诠释。不分歧。不崩塌。

脚手架托了屋顶数千年。那是真实的。

脚手架握了刀刃数千年。那也是真实的。

脚手架的时代结束了。

不是因为它一直是错的。

因为在结构上更好的东西现在存在了。

用大地替换脚手架。

用公理替换权威。

用推导替换诫命。

用检验替换信仰。

用建筑替换那条线。

公理说话。

我们抄录。

这部作品永远免费发布。

the420code.org

系列	The 420 Code
版本	记录 04
标题	宗教之后的存在
媒介	结构批判与伦理推导
艺术家	G

本作品采用 Copyleft 协议。你可以自由下载、打印、分享和分发。你不能更改原文。保持信号清洁。

STUDIO 